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礎水羣英衍問會元卷之八十

財計門

倉庫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凶荒流離之備○天下旱乾水溢不足憂而元元流離之可畏夫為國有常足之道使農夫深耕數耘以盡田商賈轉徙交易以盡貨百工陶冶斵削以盡器服衣食之原開資財之路草萊墾而為膏腴游手禁而緣南畝樂歲必斂其有餘凶年以補其不足雖有旱湯而民無菜色故曰旱乾水溢不足憂國無千金之家無萬鍾之藏縣鄙委積不足待凶荒鄉里委積不足恤艱阨歲一不入民艱狼顧大者

析骸爨骨小者伐戶破家強者嘯呼於山林弱者轉徙於溝壑飢寒切於飢膚雖有契券之禮刑不能使之趨善畏罪也故曰元元流離之可畏

內帑不爲私用〇古者藏富於民後世藏富於國又其後藏富於府庫世儒皆有是言矣噫亦嘗觀其用之之意乎夫內庭之費外朝之所不知宮掖之藏有司之所不敢問固也然使其均節之有人出入之有度則雖藉而在內內猶外也名而爲私私猶公也何慊乎嘗觀古今公私之意矣周人制於冢宰冢宰大臣也故不敢有侈用之心漢初屬於少府少府外朝也故亦無滲漏之弊至東漢歷唐率以閹人主之而財用始專爲私用爾我朝舉內帑之財而歸於三司之使其亦

成周之貢賦

稽古偉論 九府統于太宰〇嘗觀周官之書有太府有王府有天府有外府有内府皆王之府藏也凡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則太府掌之凡良賄之藏以共王之珠玉則玉府掌之凡藏國之寶鎮寶器則天府掌之而外府之職則掌布之出入以共百物之用内府之藏則受九貢九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别而言之府庫之名不同合而言之皆聖人之所藏然而内府之藏所以待邦之大用皆尤其於他府而受九貢貨賄又出於太宰之手以此知柄制國用實太宰之任

漢人府藏之設〇漢之財賦分爲二品其一以給國家之公

用則司農之府掌其一以給天子之私養則少府之所掌厥後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以私藏爲公用以內帑爲外帑矣夫大農公用也而天子不敢私用之少府私用也而大農得公用之私不得以傷公而本容得以資末亦良法哉

法祖嘉猷 本朝內府之說（內庫創於乾德之三年我藝祖皇帝蓋欲預爲軍旅飢饉之備非若歷代瓊林大盈專爲人主私藏也列聖遵守唯謹常關出內帑以助外府之用未聞取外府以實內帑之儲也近年內帑支用不給不特無以濟軍國之需反於外府取撥錢物大失祖宗創置本意推其所以得非宮掖浮費尚當痛節省乎

時文叢[illegible]貯積隆古不廢○古者三年耕必蓄其有一年之蓄而周官遺人之職所以必拳拳於委積是計者凡以先事而憂雖堯湯亦為之備先具也或者徒見論治之君子且有三十年通制國用而無以衍憂於旦夕之間則其為食者天施地生之易固非可以人力計而救艱食之民有不可待其儲蓄而後濟者然不知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君子尤有取焉亦曷嘗曰罷儲蓄為不論乎

財用所藉所私　財用非人君之所私也而有志之君無至於私藏者則亦以其有公天下之心也夫惟人君有公天下之心則藏之府庫與藏之四海均也而且有內庫之積抑何耶蓋有志之君慮憂患之不可不備也民飢之不可不賑也

軍食之不可不充也而財之在外庫者則有司掌焉而有司之所掌特欲紓目前之急耳何暇為邊患軍民計哉則內庫之積所以為邊患軍民備也烏得不謂之公天下之心耶而或不為濟軍民之計則未免於私耳

綺語駢璧

浚稽無援毋怪降虜　山量谷受愈羨愈充

祁山少粮難以出師　海湧泉出愈多愈富

版曹農扈經費既繁　籍當平之名而抑配

內帑封樁儲峙亦竭　假易新之名而貸緣

移用不禁文書徒存

腐敗不蠲虛數徒在

當今獻策令無以備水旱○譏平糴者㫖年矣昔者蓋以常平待凶荒以場院羨利備水旱而坊場河渡之征商稅坑冶山澤之利未置使者故州縣有是數者之羨而常平錢穀不乏有以為凶荒非常之備今坑冶有使市舶有使茶鹽有使凡一孔之利皆屬之轉運州縣亦立不敢過視上供留州送使一取之民既不足也則往往移常平之錢粟而奸胥貪吏假易新之令為擅用之費文書有應付之名交承有虛授之數一旦水旱民以餓告則有司束手無策聽其流移轉徙而已計蓋如此望其蓄積先具以利農民且不可況望有以待軍興乎

令當先裕大農○為今之計先裕大農而州縣自裕耳經常

錢物閱兩歲而未發者大農之錢也今則拘推所拘之場務歲終所餘與夫乳香度牒等錢大農之錢也今則封樁庫樁之南庫舊隸於大農者也今則提領有官大農無與焉誠能以是三者歸之大農則夫有名無實虛樁而不可指擬者可以次第捐之州縣州縣既裕則民力亦少寬矣不然捕蛇說猛虎行亦徒為喋喋也

生意收結足食在於得人○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蓋兵儲之不可不素備也然漢得一蕭何而軍食常足唐得一劉晏而兵財有餘此乃得人之效爾若夫乏之食以致長平之敗糲食以啓涇原之變若是可不鑒茲哉惟上之人留意

予民所以富國人皆曰斂民可以富國愚獨曰與民所以富國夫百物生於民者也生於民而積於民則百姓足而君足矣斂於民而積於國國則富矣民竭而物窮吾恐一旦有所求於民而不能繼也是故謂將以取之必有以與之人君之儲蓄何以異於是哉今然則鬻爵度僧不必也頭會箕斂之政亦無所施矣將見君有餘財民有餘粟力聚之倉府錢也貫朽民猶君也君猶民也噫此不儲蓄之儲蓄此亦萬世長久通行之大計為國者無亦熟復而厭聞也執事其然之乎

故事源流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鄭說大故田野縣鄙者財

之本也垣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荀富國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上同

歷代蓄積禹鬧石和均王府則有之書五子之歌公劉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詩宣王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詩天下既定民無蓋藏　文帝躬修節儉思安百姓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晁錯說上令民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後言邊食足支五歲令民入粟郡縣可時赦勿收民租至武帝初都鄙庾廩盡滿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末

年迺悔征伐之事以趙過爲搜粟都尉（前漢書） 唐天寶時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唐志） 德宗於奉天行宮立二庫榜曰瓊林大盈陸贄諫（贄集） 德宗時裴延齡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贉庫様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 憲宗曰宮中用物極節儉故當時内庫甚充實

皇朝類苑 左藏庫○太宗興國二年分左藏爲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儲積盈羨故分之（類苑） 左藏庫者國家經賦所貯也淳熙中請給金銀錢帛共約計三十萬緡而宗廟宮禁非泛之費不與焉（雜記）

内藏庫○眞宗祥符九年三司言諸州欠商賈飛錢詔發内

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張仁宗明道二年三司言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出緡錢百萬賜之因曰國家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　康定元年出左藏內藏庫緡各十萬下陝西給軍須出內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神宗熙寧元年詔出奉宸珠付河北四榷場鬻之別封椿以備買馬
高宗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將上供錢帛依舊留充贍軍上曰祖宗備積內帑本以備邊隨緩急之用遂捐內帑以贍軍宣政二十七年詔淮南荆西湖北路內藏紬絹錢帛並與蠲免上曰朕約於奉己內帑未嘗妄費一金邊郡所欠固多然戶口未復責輸實難可悉與蠲免緣年二十九年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令內帑支降錢五百萬貫以供調度　內

藏庫者始因藝祖收諸國帑藏貯講武殿　太宗興國三年因分左藏北庫爲内藏庫亦謂之景福内庫三司所假多至三百萬不能償即蠲之　神宗用王荆公計凡山海坑冶摧貨絶没常平免役坊塲河渡悉歸朝廷元豐年元凡三十二庫五年又取苗役羨財爲元豐庫在内藏之外元祐初又建元祐庫以備封樁皆號朝廷庫務崇觀後則大觀東西等庫皆天子私藏而版曹告竭矣　高宗渡江但有内藏及激賞二庫秦丞相用事皆獻金幣由是内帑山積

封樁庫○太祖乾德三年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乃於講武殿後别爲内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　太宗興國三年上幸左藏庫語宰相曰此金帛如

山用何能盡然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後殿封庫庫屬焉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同左藏南庫者本御前椿管激賞庫也及孝宗即位改之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內帑直隸版曹而為經費也淳熙十年始歸戶部而戶部總二百九万緡皆奉親及內教所須是南庫歸版曹無益也廿二年以左藏西庫名之紹熙元年改稱封樁下庫焉詳記左藏分樁庫者孝宗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往往以犒軍或軍造器為名撥入內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埛

激賞椿○高宗時有激賞庫孝宗改為南庫又有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也自建炎隆興堂膳始減紹興四

年趙鼎爲都督不行遂以都督金錢入激賞庫十年秦檜以兀术畔盟需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遍天下民無得免者然兵未嘗舉而錢歸激賞庫

贍軍庫〇東南酒課自祖宗時悉以留州建炎四年每升驟增二十四謂之量期錢行在戶部贍軍南中東三庫并殿司所獻酒坊七十五歲收息錢亦爲一百三十萬諸路酒課約五百餘萬蓋自軍興諸帥擅榷酤之科朝廷所仰者茶鹽耳

安邊庫〇安邊庫者嘉定元年置時廢囙用司而侂冑及諸閹省吏之家貲財皆以簿録黄伯庸請剏此名其後會其入藏得七十萬緡專充北虜所增歲幣

諸州庫〇諸州軍資庫者歲用計省也近歲添差俸入大爲

州郡之害民力安得不困　公使庫者祖宗以前代牧伯皆歛民以佐廚傳故制公使錢以給之懼及民也趾雜

先正論建　仁宗慶曆三年韓琦言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寬而衆心安矣　嘉祐七年司馬光言祖宗置內藏以備飢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　范祖禹奏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爲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焉

以義倉與常平同籍於官義乎公私窘迫皆貸義倉義乎神龍之後費用殆盡義乎或以為天子外庫或以資後世軍興是則民以義而儲官以非義而用抑其過在官不在民矣使其能察而歸之民其弊豈應若此

常平義倉之法自昔行之久矣我朝祖宗尤切加意義倉建於太祖之建隆常平立於太宗之淳化中雖暫廢旋即復舊逮高宗中興其於常平也則職以通曉世務習知民事之人其於義倉也則禁其州縣侵支賑濟撫衛之弊利固宏矣然而法久則弊愈生弊積則法愈壞因仍至今幾不可救常平有名而無其具義倉有入而無其所平者變為不平之極義者流為不義之資一逢水旱餓殍塡委吁尚忍言哉

事物 常平倉（漢宣帝時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前漢食貨志）

本朝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命曰常平遂為永制（續長編）眞宗景德三年始置常平倉水旱災沴有備無患　高宗建炎元年臣僚言欲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之（會要）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之法州縣視為文具以新易陳此成法也間有積歲食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此成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實無儲願委官徧行省按從之（上同）九年鄭剛奏和糴上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與民也（小歷）孝宗乾道六年上曰　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

矣常平苗役之政自熙寧始建炎初罷之二年置諸路主管官退還糴米然自軍興後常平窠名往往撥以贍軍無復如熙寧時之封椿矣續

義倉○自北齊河清中有墾租義租以備水旱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隋志)唐太宗時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戴冑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凶歲以給民太宗善之歲不登則以賑飢民或貸爲種子至秋而償(唐志)德宗時陸贄奏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爲名時稔則優價而廣

糴穀賞而止歛則借貸循環斂散䟽入不報唐志本朝太祖乾德元年令州縣置義倉所收二稅每石輸一斗以備凶荒繼四年詔罷之會要咸平二年成肅請復置義倉張齊賢對曰義倉本爲豐年與民聚蓄然給納之際民以爲患上曰民之利病故在官吏能否畧通仁宗慶曆元年詔天下立義倉已而衆論紛然以爲不便尋復罷繼神宗熈寧二年嘗欲復之王介甫主青苗因言人有餘粟藏之家害乃止熈寧末復之仍聽就縣倉輸然義倉當留諸鄉令入縣倉悉爲官吏移用後又令上三等戶輸郡倉轉充與倉失立法之意雜記高宗紹興十八年上曰義倉所以備凶荒水旱比年州縣或侵支盜用或賑濟無術僻遠窮困之民不得均被其惠可令戶部措置

孝宗淳熙八年上曰義倉米本是民間寄納在官以備水旱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征會要

豐儲倉○紹興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爲司農寺丞請令諸路以見管錢糴米赴行在鍾侍郎世明因奏令諸州歲發常平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贍軍言者以其壞常平法奏絀之韓仲通在版曹乃請別儲柴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又儲二百萬斛於鎭江建康然頗有借兌者雜記

廣惠倉○仁宗嘉祐二年置天下廣惠倉初韓琦請罷稅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詔提刑領之歲終具所支上三司長編

社倉○神宗熙寧二年上論社倉法行之未得其方王安石曰隋文帝時風俗法度豈能勝今日則社倉輸給安能無擾但當時穀賤百姓不爲苦爾且人有餘粟藏之於家有何所害而固欲使之輸官非良法也至是御史錢顗言齊州義倉取斂太多乃詔罷之通畧乾道四年建人大飢某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使貧者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二分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淳熙辛丑某以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即詔頒其法於四方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

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之者僅可一二數也（晦菴建昌南城社倉記）

神宗朝蘇軾言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斂散之際十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誰救其飢　陳季雅曰古者國有九年之蓄率土臣庶通為之計非獨富公庾也故荒政十有二不聞有發粟之令是時藏富於民上之人不操其權如戰國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平糴之法此意已與古異蓋當時富藏在官斂散取予上之人得司其權漢自賈誼鼂錯勸文帝教民務本皆未知此意民既務本農有餘粟一擧而歸之於公上內郡之民僅

足而無餘名爲富足之資與貧困無異武帝即位初年河内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汲黯以便宜發粟歸伏矯制罪則當時倉廩在郡縣者有司不得擅發之明矣宣帝時耿壽昌行常平倉於邊郡亦非郡縣之所專漢時内郡邊郡不嘗使民自爲蓄積雖有備具皆出於朝廷椿管留寄郡縣是以無可觀

陳亮曰井法既廢而斂散之權兼并用以乘時而射利賙救之法兼并用以謀息而取羸魏之平糴唐之常平所以制斂散之權於公上也隋之社倉唐之義倉所以公賙救之法於天下也及其衰也常平可以平出入之利義倉可以應緩急之須取兼并之法而自用之則亦無怪乎人心之不和而水旱之隨至也本朝神宗立爲之制專置一司以掌之分隸

戶部右曹不使參之經用郡縣則蠲之承貳移用擅發皆有常禁故常平義倉之積盈天下其後從事於西北而用度不給固已不免時發而用之渡江以來諸司郡縣又皆不免貸用而常平之法幾於廢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一

討財門

漕運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督餉運餉之責○朝廷當處急之秋爲督餉者不容於不嚴州郡任緩急之策爲運餉者不容於不速督餉而不嚴則唱籌量沙矣運餉而不速則樵蘇後爨矣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何時也而餉可寬於督千里餽粮士有飢色今何景也而餉可遲於運朝廷遣使必嚴切而戒之曰楚氛浸歷汝可以清風明月乎漢庾久虛汝可以裂帛櫃金乎嶠卒政飢汝可以醉醲飽鮮乎設或督餉一失之寬必至彼

此俱受其罰故相如之檄不得不以嚴州郡牧守必疾速而應之曰燕城甚孤吾當被髮纓冠也晉師未穀吾當思飢猶已也唐粟可漕吾當連檣東下也夫苟運餉不失之遲必將彼此與有其功故寇恂之輸不得不以速督餉以嚴而運餉以速今日之急可得而紓矣

防秋催發綱運（足食果可以禦敵乎秦富敖倉適以資敵隋倉洛口無救於亡足食亦非所恃乏食果難以禦敵乎唱籌量沙佛狸宵遁囊土爲米桃豹驚心乏食亦非所憂雖然二者皆適然之事不可以是藉口也若夫虎臥在庭妲伏不常今日防秋不可以平時論也萬竈雲屯張順待哺今日督運不可以緩時論也然則事勢不可緩而諸郡猶以緩待之

何耶我知之矣暹閩有禦敵之實則發運者視暇而猶急暹閩有禦敵之名則發運者視急而猶暇

水運陸運難易〇有水運有陸運水運固難陸運尤難蓋水運藉舟楫之利其引重致遠也尚可以速達陸運資馳負之力其輦輸車載也未容以速達然二者皆國計所資在今日豈容偏廢厥今重兵戍於淮甸成賦萃於京都有因水力而達者有因人力而達者由水力而達者連檣萬艘舳艫千里銜尾而進貫魚而入其爲充辦國計也甚大由人力而達者乃任乃輦乃車乃牛戴星而行蒙露而寢其爲充辦國計也亦甚大毋亦究其水陸淹延之故爲之區處而異其速達乎

稽古偉議 漢唐漕運本末〇自秦罷侯置郡漕法始講致瀕

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以三十餘鍾而致一石而民始病矣然則秦為漕之運備乎迨至漢唐其事愈詳考其初年邊事未興兵役未煩故漕運之費省至其後也征伐日勞供億日廣故漕運之費廣

漢唐漕運多寡○漢初京師之用止仰近郡諸侯之粟不歸天子當時關東之漕僅數十萬石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武帝以後山東漕益而為百餘萬石既而縣官廩食者衆則河漕又益而為四百萬石繼而言利之臣愈請增益則山東之漕且至六百萬石焉迨至軍旅既息之後每歲漕穀為石猶不下四百萬向者諸侯自殖之粟至是削若皆轉輸於中都矣唐初府兵之法未壞平時無事身耕田畝一有征行自為調

度當時關中之漕不過十萬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明皇天寶以後每歲二百五十萬廣德歲轉亦不下百一十萬甚至江淮之運少緩六軍脫巾於道路混之米一至君臣舉酒相慶則唐人所以倚辦於此可謂急矣

唐魏漕運得人○漕運之法古嘗行之矣置倉貯江淮之粟凡三年運七百萬石非裴曜卿不能也自陝項以至壽春之地開廣漕渠達於江淮者非鄧艾不能也苟得其人則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豈不可爲而奚行齎居送之煩哉

法祖嘉猷 中興漕運江淮○自翠華暫臨吳會前日漕運之計如置倉以轉輸撥鹽以供費時與事殊皆可略矣獨以爲祖宗時養兵未必多於今日也京師歲供亦未必過於今日

也而有四路轉運之供餽陝西之運陳蔡之運京西之運有所未至則所恃者江淮耳今夫民力困竭天時變易要不專恃於此往者申請欲以兩浙近甸置場糴米以減東南之歲入庶乎不虛此而盈彼亦一策也張文定畫漕運十四策牢相讀於上前漏盡十刻而仁宗深嘆爲國計大本非常泰也夫一漕運而講明之詳至有十四策以見足國裕民之計不容輕議

荊淮漕運遠近○楊楚之間轉輸不絕兩淮之右如濠廬安豐舟楫既通陸運不揖其勢誠可謂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餽於齊安蘄浙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不幾於困民力歟京西之儲悉籍荊湖內郡縣長沙涉洞庭浮江漢如襄如

郡猶可以經達其勢亦可謂利矣獨棗陽之屯不免陸運丁夫所出實湖陰當之而鄧灃等處亦所不免不又幾於疲民力歟

稽遲虧陷之弊〇今州縣綱解蓋有踰年閱歲而不起發者前政已去托之後官互爲拖挨巧爲巳私故雖朝廷之綱解有司總檢有房版曹總所之催督衆吏黠胥之遝治而綱運之稽遲歲額之虧陷則自若也

續驪珠

胡騎之塵一合（行齎居送煩費不貲）

木牛之計何施（舟運陸輸虧折過半）

人一日不食則飢（遲也於今日而加多）

城千仞非粟不守　兵食視平時而愈急
紫塞屯荷戈之衆　餉路未梗誠宜日夜以轉輸
白粱望漣漪之來　遡河東流亟辦秋冬之儲峙
不使張顧而待哺　蜀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荊襄之軍
庶其棄命以捐軀　閩浙之舟水運而上以供畿甸之用

當今獻策越境致餉之難〻自邊方繹騷以來廟堂以饋餉
爲重總司以給餉爲難州郡以轉餉爲苦邊關以請餉爲急
上煎下迫至此罄底水截陸搬漕運不絕而邊城猶以乏食
告日攢月計如恐不及而戎司猶以疾積言丁夫勞瘁僮仆
道路而督郡猶以後期斥何也蓋昔人之餉軍因地以爲餉
而今之餉軍則越境以致餉此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正兵法

所謂師不宿飽者也

餉邊所以自衛○今之轉相輸委而不敢後者其意亦曰肇舟分載行旅蕭踈非妨民也移文督責郡邑張皇非動衆也朝廷所以置轉般之倉於舟車水陸之會者亦不過緩急之備爾假使睢陽食盡而蔽遮江淮者誰乎關中餉絕則距戰滎陽者誰乎與其留資以遺虜不若併力以餉邊此時雖有飛芻輓粟之勞而異日乃得以遂仰父俯子之樂也

節以勸農省漕○夫議省漕於今日者亦難乎其說矣內則有行都之用外則有邊郡之備將捐之歟百司六軍用度至廣將增之歟百城千艘耗費益甚然則如之何而可蓋嘗為之說曰上知節用則行都可以無冗費上知勸農則邊郡可

以無失備令日百官有司之中豈無冗職可併者乎列戍連營之間豈無疲懦可汰者乎至於長淮千里榛莽相望又豈無曠土可耕者乎苟察夫所以節用勸農之說則今日行都漕運之省邊郡儲蓄之備使不足慮矣

生意收結省餽莫如屯田○抑嘗就軍食而論之屯田最今日之急務也行之而卒享其利若夫轉般之置雖可以為目前漕計之便而反以稔和糴無窮之害乃令營造方興鳩工未已獨不為民擾乎竹木之征幾何券料之給幾何不取之民又將奚出而閭閻之害近在目睫者方疲於科抑之苛矣一綫命脉豈堪屢戕仁人君子得不動心於斯歟抑前輩有云覓之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誰為東南之民三致其說

入邉粟以省運○雖然督運誠救急之一著然猶有最高着邇者廷臣相視海陵回奏有曰募入粟以實邉者是也此晁錯募民入粟塞下之故智韓世忠以告身誘糴之良方也今日誠能作急措置而施行之將見毀家紓國人皆子文輸財助邉人皆卜式矣又何轉輸之足慮哉無已則和糴是最下着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管子千里饋粮士有飢色孫子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𦮼秆一石當吾二十石上同

歷代事實 秦欲攻匈奴運粮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通典高祖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粮

道吾不如蕭何本紀轉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前志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粮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餘萬人築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發卒穿漕渠以漕大便宜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中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通典後漢光武命寇恂守河內轉運給足軍粮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本傳虞詡爲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僦五致一乃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本傳魏正始四年鄧艾謂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粮又通運漕之道

乃開廣漕渠通典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繁興民亦罹其弊矣舊唐志玄宗開元中裴耀卿罷相北運頗艱二十九年韋堅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又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天子大悅賜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　代宗廣德二年以劉晏顓領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通鑑唐紀　劉晏領轉運按行浮淮泗達于汴盡得其利病乃移書元載以為運之利與害各有四載

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京渭橋馳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本傳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晏始以官船漕罷無名之歛以裨用度本傳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呼於道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通鑑

皇朝典章 太祖開寶八年范旻爲淮南轉運使每歲運米萬餘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會要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初置水陸發運於京師凡水陸舟車輦運官物及財物之出納悉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無滯矣長編仁宗天聖四年定江

淮制置發運司歲漕水課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吳耀卿請約咸平景德歲漕之數立爲中制故裁減之 慶曆三年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大臣以爲憂范仲淹言許元可獨倚辦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粮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嘉祐元年張方平爲三司使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時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之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神宗元豐六年江淮等路發運使蔣之奇歲漕穀六百二十萬石之

寄入覲上勞問備至之寄因條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並從長

高宗紹興五年李光言陛下駐蹕東南江浙實為根本之地自兵興以來科須百出民力既殫理宜優恤今州縣綱運二司既不任責轉輸之職趣辦州縣會要十一年禁旅與諸道之旬皆至葉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朝廷益嘉之係年錄

先正論建 歐陽修上仁宗曰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萬石餘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

其險率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東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所得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　蘇轍上神宗曰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强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縣之卒斃於道路月廪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糴法以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

之良法也

文集精華　東萊曰本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然而本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眞州入轉般倉自眞方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卻自眞州請鹽散於諸州雖有所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本朝之良法　張守曰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轉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

華于西曰蕭何發敖倉之粟以餉韓信之師皆得之於河渭之順流孔明下巴蜀之粟以餉荆州之卒皆藉夫嘉陵一江之力隋人開汴水而淮漕以通吳人堰京口而可以運江南之粟

漕運二　　以耕屯省漕立説

策頭 法有便於國而不便於民者今之轉般倉是也法有便於國而亦便於民者今之屯田是也亦知轉般倉之所由創乎自比年以來和糴之拋降緣炎疲氓剜肉勉強送輸積聚埋緣中外填溢散漫諸郡易有侵耗之憂總括一司兼有漕運之利於是議者請置轉般一倉以爲儲糴之地是亦便國之良畫矣然糴時派數既多倉庾未建而或者猶以糴攤之

憂猶以取運爲苦而其數或可少殺今焉亦有高廩萬億及
秭無旣弊竊之欺且無折閱之虞何憚而不可爲愚恐繼此
糴事無窮已之時舊逋未償新數已拖者矣拒箠告匱下戶
重困矣其如民之不便何哉故曰法有便於國而不便於民
者今之轉般倉是也又知屯田之所由始乎自用兵以來軍
食之浩穰甚矣竭大農之底不足以飽荷甲之需罄上供之
入不足以解張弓之急與其剝民膏血而誅求無厭孰若取
利田畝而藏蓄無限是議者請廣屯田之利以實兵餉之儲
是又知便國之妙存矣然何也農疇未闢稻種未留或[illegible]猶
以就緒爲難猶以艱收爲慮而其效固不易見今焉大田多
稼是獲是畝旣享收成之利且聞儲積之豐而其利蓋亦甚

博儲能持之以歲月之久則列竈雖增而饋運可少省矣歛戍尚賒而民力可少寬矣豈非團於民俱便乎故曰法有便於國而亦便於民者今之屯田是也

案昔李鄴侯嘗言於唐使邊郡之兵皆行屯田官爲糴之兵悍不勞而民無飛輓之若行之既成屯戍之卒往往不願受代方今重兵被于江淮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將責之近郡歟則皆豺虎之墟瓦礫之場也將漕之於遠方歟其弊蓋有三十鍾而致一石者屯田就糴之法倘亦可行於今歟

屯田之有法亦非自今日始創也鄧艾田於兩淮而有五年食羊祜田於襄陽而有十年之蓄懿範具在尚可覆也我中

興時亦嘗行之張浚視師行屯田於邊郡而後歲收者數十萬今廷紳奏請欲於襄漢諸郡廣行屯田是有得於張浚之規約矣蹊之今日多事之秋誠所當廣也邇者江淮之帥嘗行於蘄黄諸郡矣方謀今始而其收已二十五萬繼嘗舉行而其收亦二十萬有土此有利灼然可覩矣今沿邊列郡雖曰荆榛荒屯列堡皆可稼穡則利之所在可不亟為之謀乎牛種之當給給之毋使之失時也兵衞之當防防之毋舉以資寇也措置精密則貴報必豐區畫詳整則課效必倍將見廪有餘蓄士飽而歌不致重朘吾民之膏血矣是惟為之而甚便焉

漕運三　　以軍儲內豐立説

策頭 狡馬猘韃越境侵疆中原素無耕屯之資西北豈有運餉之富不過歲一郡則因一郡之糧侵一縣則鈔一縣之粟飢鷹餓虎動欲食人封豕長蛇鮮不得志粵自淮堧清野以來茅葦彌望剽奪則無資禾麥先收抄掠則無獲已不能不困於乏食矣然使邊城有積食之富軍糧有充羨之多彼豈不攻城剽邑而爲盱眙之爭資糧因食而爲城濮之舉乎今而於舟車水陸之衝爲轉般漕糴之法運一歲之糧以守一歲度一軍之費以資一軍彼雖欲爲晉魏之計有不可得者

策段 昔劉子羽守潭毒山築壘儲粟金虜力爲爭奪之圖所幸吳玠越境而戰出虜不意遂使金虜破金商而金商無所

得至洋州而洋州無所掠卒之殺戰馬殺簽軍狼狽而返異時世將與玠反覆商論遂從轉般漕運之法虜酋遂不復有因粮之思此最備邊之一良策也今日而行吳玠轉般之法必能收吳玠戰守之功

事料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伊洛汴許等十三州置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於陝置常平倉於華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隋志）唐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十常七八（其）率一斛而得八斗為成勞（唐志）玄宗用裴耀卿領漕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

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同上劉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誌本朝徽宗崇寧三年曾孝寬言東南歲漕輸京師於眞楚傍置轉般倉欲乞直載至京無容侵盜從之通畧高宗時向子諲奏於汀州置轉般倉肆貫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二

財計門

賦稅　附　蠲放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培植寬宥之仁○有平時培植之仁有一時寬宥之仁培植之仁所以壽國家之脉者也可常而不可暫寬宥之仁所以示國家之恩者也可暫而不可常持一時之暫而廢平時之常則非所謂仁天下者也何謂培植之仁聖明有作傳祚以仁澤流而愈深恩施而愈厚以其寬於制賦也則田里之藏常多於府庫以其欽以恤刑也則閭閻之民不犯於囹圄是仁也一日行之則有一日之積一歲行之則有一

歲之積累世行之則有累世之積故曰培植之仁所以壽國家之脉者也可常而不可暫何謂寬宥之仁祇承昌運聿舉上儀嘉與含生均受祭福欲民之厚而不困也則蠲租已責寧損上而益下欲民之生而不傷也則議獄緩刑寧以恩而廢法是仁也一日行之則斯民有一日之幸一歲行之則斯民有一歲之幸頻年行之則斯民有頻年之幸故曰寬宥之仁所以示國家之恩者可暫而不可常也

重賦為民之害○不讀捕蛇説不知重賦之傷民不讀猛虎行不知苛歛之肆虐先王什一之制上足以供邦國之需下足以贍私家之計君民之間何其通融而無間耶自碩鼠刺魏而國人有吞食之憂楚茨詠周而民生有流亡之嘆先王

中正之法已盡變於此矣重以後世暴君汙吏谿壑無厭橫賦急征侵漁益甚杼軸竭於苞苴之門鷄犬空於胥吏之手斯民膏血朘削無餘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盡其數之所必至何獨於五代而疑之哉昔先正論新法之嚴以謂諸君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夫以後世取民照之三代誠重矣如曰未能遽革則稍寬期會之嚴使民得以舒徐而辦集其亦一分之賜乎

稽古偉議 古者利不盡取○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舜以前爲密矣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薄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然王畿千

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内猶不盡取葢三代之所取者𢌿
之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
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
漢唐盛衰之故○漢之可稱厥惟文帝觀其衣弋綈罷露臺
省繇役賜民租詔令之下爲民太半寬仁之主也至武帝則
不然窮兵黷武溺意神仙既無寬民之政而反肆刻削故元
狩之末浸以危亡其視文帝之治如何哉唐之可稱厥惟太
宗觀其清靜寡慾不輕營爲護民之勞鞠之如子乃免田租
乃賜粟帛寬仁之主也至明皇則不然侈心一動窮天下之
欲以爲樂遂恣誅求民不堪命故天寶之末卒蹈其害視太
宗之治如何哉

法祖嘉猷 國初寬弛賦役○昔太祖皇帝仁育蒼生恩同赤子乾德中應初復州縣便加撫綏科徭悉去於煩苛制置務令於通泰應有急求暴斂斗權耗加無不嚴加禁止凡關掊剋之名並降蠲除之命欲令衆庶咸遂昭蘇太宗繼興愈加勤恤罷勞擾之役無暴征之賦凡所以裕民財寬民力者纖悉備舉

祖宗均稅之法○祖宗行均稅之令每數十年而為之一變其法以求盡天下之情故建隆遣度田之使明道併沿納之頒嘉祐行均稅之制熙寧須方田之式崇寧加講究之詳然度田之使或非其人反致勞擾必為之嚴黜降之罰均田之令行之太速民或告病故不免群議之紛紜方田之法非不

善也吏或不體朝廷之意而急於增稅甚至不食之地亦俾輸芻草之直故不免他日之吏改惟紹興經界之法不求增賦而意在均平不使峻急而務在不擾遴選官吏而嚴其賞罰之法故至今人以爲便然已行之地賦固均矣而私相賣買者或因而爲欺此則嚴督察之令而已未行之地多虛籍而常賦失陷亦惟推其法而行之足矣此則非盡精忠之心不可也

時文警段 帝王以民爲基○自古有大物者其興衰治亂安危之故未有不係於斯民得民則興不得其民則亡得民則治不得其民則亂得民則安不得民則危隨機而應不啻影響是以古之聖王明主保民如保赤子養民如養肌膚率以

節儉需以恩澤朝廷之上朝思而夕計無非以惠民爲事他未暇議也故能興衰撥亂而國祚遂安庸君暴主罔或是念因循苟簡驕奢淫泆徒知剝民以自奉厲民以自安故殘虐之政急於骨髓而生齒遂耗國勢遂弱終至於敗亡覆墜而不可救

古人裕民之法○古之治天下者其於取民常薄蓋民者國本之所係財賦之所從出也隆古之時有井田而使之耕有室廬而使之處優游於仰事俯育之間無憾乎養生送死之際惟恐惠之不至也至於什一之法經常之道則將千百年共守之不敢有一毫横歛之意用於上者有節取於民者有制夫豈長其民哉蓋其不敢盡者乃所以寬民力也鮮之

播奏有無之懋迁與夫洪範八政所謂一食二貨者帝王固惓惓於此矣至於禹貢一書為中邦之成賦而貢賦之職於太宰者截然可考帝王於此豈有不俟已之心焉則夫厚於裕民而薄於取民尚有足驗者

縮語驪珠

軍興有需巧肆旁緣
獻納有數動成掩没
幸國家之多事以濟其溪壑之欲
借公家之文移以遂其漁獵之圖
文移星火惟急驅催
垂楲秋霜將誰赴愬

黃放白催政苛猛虎
民窮吏悍賦甚毒蛇
已蠲之賦督趣未休
不銷之鈔重納有限
和買折帛不無抑配
畸零折估未免強輸

鋤耰未收倉無餘粟
機杼方停身無全絲
不思漕舟之鵠望而惟慮梱載之未豐
不知戰士之龜腸而惟恐胥腴之未厚

當今賦策 今日當寬一分○今日賦目雖視紹興稍輕而陰取之數視紹興又重矣何者賦有常時時有常數今乃重斛大量以取贏餘既有加耗又有折色吾民何以供賦入有限限與民宜今乃亡藝科斂非時追索民方勤農先赴星限未放官課先辦吏需吾民何以供田家蠲免之令墻挂壁粘朝廷寬恤之詔旋放白催吾民何以告雖常賦定數未易遽革而額外寬剩獨不可省乎

緩征薄賦之惡○厥今兵未撤備鹽楮方蠹國之大事孰先於財講明急政此蓋今日之第一議也我皇上緩征薄斂以惠元元議者顧以大農經費爲慮既慮州縣巧取之病又有外庭對補之病矣以利害而言則利於民不利於國者豈曰無之然蠲錢之可議猶若失民之尤可議以輕重大小而論則大逕庭矣今日財不如隋兵不如秦人才不如漢唐之多而所恃以立國者惟一人心耳是皆祖宗至仁之所感累朝厚澤之所維留詎緩征薄斂尚復左輕右錙小利是恤而不爲大體之圖乎

州縣所取者民○大農之財不給而取於州縣州縣之所取者民也太倉之粟不繼而糴於州縣州縣之所糴者民也供

億之費不惟民竭其財以給之且竭其力以供之矣今州縣之間常賦有定額而過取以爲數催科有常限而預借以爲先差役不均而中戶多破產之憂和買潛敷而下戶有竭貲之困丁錢既已蠲免而或抑勒以他名軍須未嘗敷率而或因緣以爲擾民生但知刻剝之甚而豈有朝廷惠養之政

生意收結

在下當肅其上○嗟夫生君之地爲君之民仰父俯予君實字之發左右弼君實養之含哺鼓腹之餘吾民得不有思乎吾而別聲備色也則孤桐浮磬鏗鏘和平玄纁璣組炳爛華粲將私之己乎抑進之君乎吾而衣[illegible]食服也則杶榦栝栢勁直森聳橘柚魚鹽芬香茸莫將享之下乎抑奉之上乎九穀農所有也農則有之而原野山澤之間奉上者

濟濟矣貨賄商所有也商則貢之而門關道路之内尊君者比比矣觀職方所掌則建國相維國有小大而貢無小大也觀行人所掌則蕃國有贄國有遠近而貢無遠近也方今國步多艱財力未裕上固當愛根本以惜民力下亦當竭供輸以濟時用纔令以往將必有毀家以紓國者執事其少俟良法待人而行○雖然有良法有良吏以經界而行仁政以戶籍而均稅額以什一而取民財良法也不旁緣以侵漁不倚勢以作威不剝下以媚上良吏也有良法當行之以良吏得良吏斯信其為良法昔嘉祐均賦雖一時或未免於煩擾而德州得一秦栢則五縣均稅皆獲平允紹興經界使者或峻責州縣而漢嘉得一楊承則不擾民而為列郡最夫良法

待良吏而行每每如此今日國用方急賦額之增歟削歟皆未可知未得人而善行之則或增或削皆不至於違上之命矣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山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記王制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公羊傳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民也荀王制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

祿食歷代事之費前志

歷代沿革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周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禮天官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成公元年作兵甲哀公十二年用田賦春秋哀公問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語秦始皇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漢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四年初為算賦前志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通典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崇撤斂賦天下愈怨光武建武中田租復三十稅一上同唐初制為租庸調法玄宗時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歲終羨錢數百萬緡代宗始以畝定稅德宗時

楊炎遂作兩稅法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其後戶口減削賦役日重陸贄請革其害有六一曰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又令留州送使錢悉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穆宗詔百官議革其弊楊於陵以為宜使天下兩稅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由是兩稅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唐志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四年梁周翰乞減諸道租賦之入上嘉納之長編太宗雍熙二年上曰朕念百姓寒耕熱耘國家若非

贍軍兩稅亦不忍催督況非理誅剥乎

真宗咸平元年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得增加賦斂重困黎元　神宗熙寧七年上曰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布有征而何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豈但什一而已今之稅亦非重於先王之時但不均又兼并爲患論長　高宗曰人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未可催科處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自然稅斂易辦

孝宗乾道二年李信甫言蠶方成絲已催夏稅禾未登場已催冬苗有今年而追來年之租謂之預借者諸郡僻邑有先

二年而使之輸者汪澈等奏守令得人 都無此弊於是詔申
嚴約束（墜陵）
先正論建 張方平奏曰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之五等
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
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出於
山澤者也諸筦榷征算斥賣者百貨之利此所謂出於關市
者也（論役） 免淳熙六年臣僚奏大率守令下車未詢民瘼首請
屬邑督責財賦如數遵依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不時委
官下邑點檢責辦錢物抑無爲有此之謂剗刷錢二稅就州
輸納既倍收合耗重價折科又刷具合零謂之畸零錢酒稅
不照用祖額止從重數謂之逓年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

物之類中發鈔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塡舊欠别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文散春衣拋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元額經總制補虧州用之類不一而足籍爲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格目又有所謂月樁幷青册子錢所在州縣名雖不同是皆州迫於縣之色目也

文集黄華 柳子厚云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視缶而蛇存則弛然而臥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 補註 鄭節卿曰周制什一之法行於天下而載師任地多寡不均蓋近郊什一則圭田之稅商賈之田稅圭田以當祿奉祭祀商賈既有關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與賞田牧田

之稅所以抑閒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公邑之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十之二而有其入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其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處若非田則什一而稅也非智者不易知此　陳季雅曰漢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也而司農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筭賦爲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唐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年之不役也出半價唐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蓋以假貸貧民彼其視天下猶吾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　陳季雅曰漢之賦其法有四有田則有租賦有口則有筭賦有身則有更

賦有戶則有戶賦與唐租庸調法略同蓋唐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故也所以異者唐有身庸而無口賦漢自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筭賦以補庫兵車馬而身之庸役又自有更賦也漢之更賦猶唐之庸所以代身之役也唐制用民之力歲二十日不用則收其庸漢制用民給縣官間歲三十日調民戍北邊每歲三日不用而官自顧人則收其直二千三百然漢唐又有更戍中都之制不可以庸錢免者又在此役之外矣　葉適曰租庸調之法每丁歲入粟二石爲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紬布皆有差用民之力歲不過二旬此即孟子所謂粟米布縷力役之征唐初正要立法乃用戰國苟簡之法盡取諸民周制用民歲不過三日雖立法於

此其實未嘗盡用今唐用民力非特倍六七而為一定之制否則必收其庸正犯孟子之所譏其後兵革既起征歛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而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貿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　東萊曰武帝誠多欲也使其不得興利之臣幣藏空虛倉廩枯竭欲治兵革則無以繼餽餉欲立臺榭則無以給工役欲信方士則無以給禱祠欲優嬖寵則無以充賞賜四顧索然莫能措手帝亦將窮而自止而桑孔之徒利析秋毫以濟其欲使帝之侈心與財俱長率意肆行而無不足之慮是猶假蛟龍之雲雨借虎豹之羽翼也　征商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孟子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禮地官齊

威公通魚鹽弛關市之征措漢孝武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蓄嫩醑贊唐陳京請稅富商錢德宗以趙賛判度支搜督甚峻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之十一食貨志

賦稅二　以制貢取民立說

策頭可以仁而愛天下之民不可以仁而弛天下之賦夫以天下之民戴一人而為之君不能自為生而賴君以為生不能自為養而賴君以為養授之以百畝之田庇之以五畝之宅教之以農桑之務開之以衣食之源又為之官府以治之使無相戰亂為之兵師以衛之使無相侵奪何仁哉然以一人之身高拱乎兆民之上必有尊我者而後我全其尊必有

奉我者而後我享其奉歲貢之所入誠非得已也抑國家不能無經常之費不取之於民而誰取邦賦之所需誠非忍為也抑費用有無涯之出不賦之於民而誰賦故民生之君資之生之者無窮資之者不乏無君子莫治野人民既我賴無野人莫養君子能無取乎賦稅於民未為厲也

駁 孟子有云治地莫善於貢謂其較數歲以為常也而世之習聞其說者因以譏聖人而失聖人作貢之意是非惟不知禹且不知孟子矣詩人嘆黎民之無遺而昧者遂以影滅迹絕視中興之世夫子嘆作俑之無後而昧者遂以秉心殘忍譏奉先之儀況辭害意大率如此豈知孟子舉龍子之言特以明使民盻盻之失蓋亦曰貢法之善人猶譏之而況斂

歛之重者乎且禹之制貢球琳琅玕固所寶也而鉛松怪石亦俾之籍手玄纁璣組固所重也而杶栝礪砥且但之效誠任土作貢各以所有尚何取盈之難供乎苟頭會之箕歛之是一日不可用一歲不可行也雖視豐歉而上下焉抑豈善於貢法耶

夫乾龍獨御出命方凝非稅歛無以足羣司之供非賦取無以足四陲之備則上之取下固難廢矣然九州始別而厥賦之外有厥貢焉六典方作而九賦之外有九貢焉聖人豈求財之過詳而剝民之太苛歟盖嘗深思而得之夫稅之爲名歛之謂也彼有其粟吾則聚之是其權出於上而不出於下也賦之爲名取之謂也彼有其具吾則責之是其權出於君

而不出於民也惟夫獻其所有命之以貢則美芹而念至尊也箴績而奉公子也非聖人有以強之而民自不能不致之也然則度有無而立法較姸蚩而定制非厲民也正以慰吾民尊王之心而俾後世之勿因以擾民也貢之爲義大矣哉

古之制國用者未嘗不取於民蓋民者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其生之有時其入之有常則經費之取於民猶外府也用兵已來餽餉出於民金帛出於民芻薪之費出於民扉屨之細出於民皮革膠漆之材出於民飛芻轉漕之役出於民較其常賦之入所出不知幾倍矣

事始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書 周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斿貢物貢禮 四夷咸賓無

有遠邇畢獻方物書旅獒 梯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史不絕書 武帝時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漢西域贊 唐太宗時異物滋味狗馬鷹犬非有詔不獻唐書志 玄宗封禪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 姚崇曰近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罷之可乎通鑑 代宗時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常袞以為濫文帝還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息是歛然以媚上也請皆還之 代宗嘉納通鑑 德宗狩梁州道有獻

（文帝減嗜慾不受獻有獻千里馬者還馬與道里費）

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陸贄諫不可陸贄奏議憲宗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對本朝太宗端拱元年上曰朕念古人禽荒之戒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續編真宗至道三年上曰諸州多以珍禽異獸來獻此甚無益詔天下勿復獻　高宗渡江但有左藏及激賞二庫秦丞相用事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冬至寒食節與諸司所進書皆獻金帛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有詔除皇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歷攷孝宗即位赦書曰口味果實之類因緣貢奉煩擾道路上數取索多歸公庫或以貢奉爲名漁奪民利仰州軍條產合貢之物申尚書省下禮部參酌歷攷

稅賦三　以輸財助國立說

策題 有斯民厚生之大利有斯民樂生之大義厚生之大利為生而能自遂者也樂生之大義含生而知奉上者也國家有大費用計臣有大調度權物產之盈虛視時宜而回斡誠非易事也則所賴以通變盡利者非取之於賦而何然古今有大分義人心有大歸往食息而不忘報畎畝而知懷憂既非能已也則相與以使上不匱者非效之以貢而何是則上非忍於取民民自樂於奉上取於下者謂之賦供於上者謂之貢取於下者其色目雖不一也不為厲民貢於上者其項踵皆若賜也自宜報國此稅貢之所從興也然則稅者取民之定制猶不可過於苛貢者奉上之美意又烏可過於重哉

策段方周盛時諸侯之貢春而入焉藩服之寶世而摯焉考之九府若幣獻金玉若良兵良器駢珍奇萃無一或闕雖包茅之微排孤之賤亦各任之以為常貢則愛上之心常存而奉上之義常明自入春秋事一變矣責供貢於楚而楚以虛文應責彝器於晉而晉以故典辭責金車於魯而魯以私求議雖命之以貢其不樂於供貢也而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徒以膏沃乎伯國至若子產與鄭國之良亦以列尊貢重昌言於會是何上下之紀不張而強弱之勢是狗乎

抑又論之民心不易感也亦不難感也尊君親上誰無是心苟君行仁政如父之於子則民無私財如子之於父若是則一絲一粒皆思以致諸君至纖至悉咸務以助乎國貢獻不

期而集矣噫牛車輸官課吏以最吏之愛民所感猶爾況萬乘乎故曰欲民之愛君其必自愛民始矣

獻羨餘○唐德宗既平朱泚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劒南韋皋有日進江南李兼有月進淮南杜亞等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　憲宗時山南于頔河東王鍔進獻甚厚李絳曰方鎮進獻因緣爲姦帝曰誠知非至德事然方刓祖宗之耻不忍重斂於人也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唐憲元和六年李絳判戶部絳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司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從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

出祿廪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從爾在位貢獻不入禁中

紳本朝太祖乾德四年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　眞宗咸平五年詔比司幣廪晉多收羨餘以爲課績盖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獎也

仁宗皇祐五年詔如所聞諸路轉運使多掊克於民以官錢爲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宜禁絶之　孝宗隆興元年詔諸路上供例有拖欠監司郡守郤以羨餘進獻侥冒賞典可令戶部

按劾　乾道中臣僚奏令之爲政者惟務理財不知修政政愈不治而財愈不足乃爲裒刻之事幾於奪攘剥膚搥髓使民無所赴愬且曰我將以奉上也於是多爲窠目以取之銖積寸累謂之羨餘且復移東塡西虛多實少非誠有憂國之

心也不過以此釣爵位干差遣而已議奏

助軍○漢武帝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本傳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王公妃主朝士牧守各獻金帛下至富室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通鑑唐德宗平朱泚府藏耗竭諸道始有貢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李錡贊　至德二年鄭叔清奏如能據資財十萬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丞以家財助國待以非次時屬亂寇内侮權爲此制尋即停罷　本朝真宗景德二年許元爲上言河北軍儲闕少願許人入粟等第酬獎

上問宰相寇準準奏有故事於是定助教文學至供奉官凡數等編

助郊○唐制天子親郊群臣進奉謂之賀禮　本朝眞宗祥符九年河北轉運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二十萬貫且言二十萬即本路羨餘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平物爲貢　仁宗朝范鎮言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轉運使後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此皆貪政也

林節卿曰後世徒見周官六典有足用長財之賞則諷郡縣以羨餘之獻者有之矣月進日進剝民以奉上者有之矣上取之戶部戶部取之監司監司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而民獨承其斧鑿故今之爲官吏者無非以辦財賦爲先今之所

以考課官吏者無非以財賦之辦否為優劣閭里之凋耗市井之蕭條不恤也獄訟之不戢差科徭役之不均不以為意也當是時富民猶不免於貧而況於下戶乎平時暇日猶不免於仰屋竊嘆而況於軍期之督促乎

蠲放 (附) 以寬民保國立說

策頭 善為國計者不專為國計能為民計者乃所以為國計夫國與民相依而立者也誠使國勢阽危財計窘匱當是時也若岌岌乎其難為也然取民有制可以轉虛弱而為富強矣誠使國力充裕財計豐衍當時是也若優優乎其無可慮也然取民無藝或若大澤之唱卒起於頭會箕斂之日矣故保養民力者正所以保養國力此盍徹之對中之以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之説也

續按嘗攷漢唐之臣論議挺挺能究心於恤民者載在信史皆有可採什一而稅亡他賦斂使民之力歲以三日此貢禹所以諫元帝也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此陸康所以諫靈帝也東方朔進戒於孝武有薄其賦斂之言張綱上疏於順帝有惜費重民之諭是其欲漢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有如此者以輕賦省役爲要此德棻所以對高宗也以薄稅衰征爲務此陸贄所以諷德宗也來濟以省徭役爲馭下之宜李渤願止聚斂致太平之治是其欲唐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　者今日獨不可講明而施行之乎

國計民力重輕有國本有國計國本在民國計在利國計之

重夫若國本之為尤重也是故識大體者可與圖治而恤小利者不可與圖治計遠者可與論治而局淺近者不可與論治破拘攣局促之見而廣大深遠之功非仁聖天子不能行此非識特俊傑不可與言此也何者普天率土均吾赤子遐陬僻嶠同是王民一夫向隅滿堂猶為之不樂一方失所聖明豈不為之隱憂是理也特與識大體者乎言抑與恤小利者言乎特與計遠大者慮乎抑與局淺近者慮乎國家至仁天覆雖遠不遺蠲租已責無歲無之澤流愈深恩洽愈崇所以植三百年金甌之丕基遺千萬世可傳之統業者為是故也列聖相承罔敢失墜故國於民不能兩利者寧先民而後國公與私不能並立者必先私而後公其意蓋曰民心

難得財貨易營國計之可慮未若民心之為尤可慮也煌乎
休哉如天之仁海㝢蒼生罔不賴之
【事類】周均人凶札不均地政放司關凶札無征 禮 漢文帝旱
蝗令諸侯無貢賦 本紀 元帝關東穀不登詔勿收租 唐水旱
霜蝗免租調課役 通 本朝太祖建隆三年河北陝西京東諸
州旱蝗河北尤甚悉蠲其租 繼 開寶三年上覽桂陽監歲入
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詔減舊額
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太宗淳化四年上曰兩歲蠲減朕無
所惜若實惠及貧民雖每年蠲放亦不恨 真宗祥符四年
丁謂言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
家所務惟在澤及下民但崇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當富足矣

仁宗天聖元年命張師德蔡齊詳定三司錮納司及放天下欠負　高宗建炎元年即位赦民戶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又紹興二十九年上曰近時士大夫稍見公家財力寬餘遂欲蠲民間常賦一切放免殊不知緩急闕用取之亦甚難　孝宗乾道四年劉師尹論頃年軍需額外創添賦入欲乞漸次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姓七年正月進呈臨安府放免收稅一年雄等奏太史局奏前月二十八日有載氣言人君德至於天為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是日乃熟議放稅之時天雖不言其應如響蹕穌載上神宗曰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所官物無侵欺盜用雖有侵盜而本家保五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

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籍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所謂捐虛名而受寔惠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